

我们是谁 去往何处
爱和恨 生与死
那是今生写给往世的情书

往生情书

Being Dead

吉姆·克雷斯 / 著
Jim Crace
夏丽娜 / 译

往生情书

Being Dead

吉姆·克雷斯 / 著

Jim Crace

夏丽娜 / 译

CBS
CHINA BOOKS & ARTS

|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往生情书 / (英) 克雷斯 (Crace, J.) 著; 夏丽娜 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1

书名原文: Being Dead

ISBN 978-7-5404-5398-5

I. ①往… II. ①克… ②夏…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0479 号

BEING DEAD

Copyright ©1998 BY JIM CRAC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AVID GODWIN ASSOCIATES (DGA)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Shanghai Widea Culture & Ar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图字: 18-2012-573

往生情书

著 者: 吉姆·克雷斯

译 者: 夏丽娜

出 版 人: 刘清华

总 策 划: 陈新文 闫青华

责任编辑: 吴 健

特约编辑: 沈丽凝

内文版式: 朱相兰

封面设计: 万语设计联盟·小 线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9.25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5398-5

定 价: 25.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Open经典

发现的惊喜，阅读的欢愉

献给帕姆·特顿

不要指望上有天堂，或下有地狱。
你死了就是死了。永别了。
你的来世在等着你吗？哦，当然在等。
等着你的是腐败和肥料
以及冷酷无情的腐烂，腐烂，还是腐烂。
随着你从高级动物退回到蝇蛆，
离我而去的妻子，
我当然会为你悲伤，
尽管悲伤从来不能延长生命，
或哄骗死亡笼罩下的生命多喘一口气。

——一位生物学家致亡妻的悼词。
引自舍温·斯蒂芬斯《终止》

1

为了重温往日时光，驱除心中阴霾，一对动物学博士夫妇在那个星期二的午后远离都市，驱车前往男中音海湾的鸣沙丘地带。他们打算最后一次故地重游，没想到这真的成了最后一次。他们没能活着回去，他们甚至根本就没这个机会。

这次旅行对他们而言，是一次怀旧之旅，本来只是打算在海边走走。三十年前，他俩还是学生的时候，就是在这片海滩上相遇的，也正是在这海滩边的沙丘上，他们把第一次奉献给了彼此。现在，他们很可能还想在同一个沙丘上再度温存，体会往日的浪漫。可这一切都被突如其来的死亡打破了。报纸将会如此报道：“死亡，以一块花岗石为武器，匆匆而来，连他们甜蜜的吻，也阻挡不了它前进的脚步。”

这两个在海滩上四肢摊开、了无生气的爱人在生前是极其古怪的一对。丈夫叫约瑟夫，妻子叫塞莉丝，他俩都是老师。约瑟夫是潮汐学院的院长，言行、思考都很冷静，在学院里是出了名的。塞莉丝是同一所大学的兼职助教，他们的同事很少

看到他俩呆在一起，也基本上不去他们家串门，更不要说亲眼目睹他们有什么亲密的举动了。然而，居然是他们而不是别人，会以这种姿态被人发现，实在太出乎意料了。看看他们当时的模样吧，浑身赤裸，头部凹陷，他俩居然会有这般激情，而且为此成了受害者，简直是世间奇闻。像他们这种毫无魅力又一把年纪的知识分子居然会在光天化日下意外地与性爱和谋杀发生联系，谁能想得到呢？

可事实就是事实，他们为自己的浪漫怀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

如果这一切，也就是约瑟夫和塞莉丝被杀害，然后尸体被人发现并运送回家，不是发生在那个周二的下午，而是在一百年以前呢？

那时候，即使他俩身为动物学博士，也照样可以得到公开的哀悼。前来哀悼的人们会悲伤得近乎歇斯底里，那种难过是坦白且真诚的，人们丝毫不会因为袒露自己的情感而感到不好意思。家人和邻居还会为他们举办一个午夜守灵的仪式。他们会肩并肩躺在床上，穿着最好的衣服和鞋子，伤口被精心地掩饰过，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闭着眼睛，合拢嘴巴，手拉着手，连脸上的神情都一模一样。房间里充斥着樟脑、蜡油和肥皂的气味，与之相伴的是不断的咳嗽声和满屋的硬木靠背椅，和医生的候诊室没什么区别。

作为第一批哀悼者，天一黑女人们就来了。为了表达对死者的敬意，她们嚎啕大哭，哭得连肩膀都跟着发抖，她们用脚上的靴子和随身携带的手杖不断敲击着地板，并来回拨动手镯

和袖口，让它们响个不停。谁要是运气好坐到一把吱呀作响的椅子，或凑巧踩到一块松散的地板，都会起劲地让它们发出最大的声响，因为和哭得最响的女人一样，谁要是发出最大的响声，就可以自诩为那个最悲伤的人。响声越大，悲痛越深。不像现在，一百年前，在死者的屋里，没有人会保持沉默或一言不发，那时的人们既不会掩饰，也不会排斥生活中的悲伤。像植物一样，死亡也需要培育和浇灌。对于它的到来，不需要轻声低吟或哑口无言。人们对自己说，我们就是要大声嚷嚷，尽情叫喊，让喧闹声把魔鬼统统赶走。那时候，人们甚至还可以买到守灵棍，那是用金属做成的杆子，上面还带着叮当作响的木环。孩子们也争着和大人一起制造噪音，他们吵吵嚷嚷，相互抓闹，使喧嚣声更加响亮。据说守灵就是得让整个房子都吱呀作响，让邻居睡不着觉，发出的声响得像一千只乌鸦啄噬房顶。但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已经随着那个乐观的时代一去不返了。现在，死亡就好像灯光昏暗的走廊，两边气势恢宏的房间已经荡然无存。

到了午夜，男人们来了。所有的宾客都会站起身来，在床边围成一圈，他们会抓着床单和床板，让无数双手在上面不停抖动，就这样，这对被害夫妇生前所做的一切错事都会被抖得一干二净，去往天堂的路也将畅通无阻。种种过失，件件错事，无非就像点燃雪茄上燃尽的烟丝一样，噗哧一下，烟消云

散。而抖下来的一切罪孽，就如厚厚的油脂，玷污了男人们干净的衬衫。

接下来的一整晚，死者年纪较长的子女会不断给邻居和亲戚送上咖啡和小杯的玻力瓦牌烈酒，待体力恢复之后，人们就开始缅怀死者。先从这对夫妇死因的传闻开始谈起，大伙儿都听得屏息凝神、心惊胆战。然后，话题很自然地转移开了，人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夜越来越深，不时有人安静下来，开始打盹，此时大家都百无聊赖，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屁股下的椅子变得坚硬无比。他们会想起多年前的往事，这种回忆，伴随着守灵的进行，不断往前回溯，渐渐地，遗憾变成了期望，憎恶变成了挚爱，经历变成了希望，约瑟夫和塞莉丝的生命沙漏也随之颠倒，沙漏里的沙子不断往回流淌。当时间倒转、空间紊乱时，死人也会坐起来，爬下灵床，重返青春，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漠不关心。他们的肌肤恢复了弹性，头发也再度变得浓密，并且柔顺光滑，犹如黑猫的皮毛。伤痕和淤青消失不见了，伤口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起初，朋友和邻居们会回忆约瑟夫和塞莉丝在世时的最后几个月。“这么安静，这么体谅人，我是说，你甚至都很难察觉到，他俩是住在这儿的。”然后是他们的中年时光、他们的婚姻生活、他们的工作，或许还有他们初为父母时的情景、他们的婚礼、他们的学生时代，凡此种种，一直到充满感伤地猜

想他们的孩提时光，猜想他们应该是什么样的男孩儿和女孩儿，即使在运动上没有特长，他们在学业上也一定是出类拔萃的，他们肯定是出色的孩子。

为这对被谋杀的夫妇举行的守灵仪式会在破晓时分适时结束。烛光随着早晨第一束阳光的到来而变得有些黯淡，光线使房间的各个角落更加清晰。这时，有一个人会回想起五十年前这对夫妻刚出生时的盛大场景，这个人要么是阿姨，要么是同事，要么是老朋友，低声咕哝着他们曾经如何淘气，如何可爱，是多么让人充满希望、满心疼爱的小宝贝。

守灵仪式使死者重获新生。

乐观且感伤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因为那已经不是一百年前的周二下午。

可怜的约瑟夫和塞莉丝也没有被人发现，并抬回家安葬。至少，葬礼没有马上举行。他们不能神情一致地躺在灵床上，没有人会来掩饰他们的伤口，也不会有人来梳理他们的头发，连尸体腐烂的气味都没有樟脑、蜡油和肥皂来掩盖，更没有一千只乌鸦来啄房顶，有的只是更残忍的鸟类和更广袤的空地。约瑟夫和塞莉丝的死没有任何仪式，只有死亡，孤零零的死亡。

然而，不管怎么说，总还是有某种守灵仪式存在着。第一个发现他们的人会觉得他们在海边死得其所，甚至会有些悲

恼。他们躺在那里，躯体受伤，四肢摊开，十分荒谬。他们以最丑陋的姿态结束了各自的生命。随后生命又从死神手里挣脱出来，向前回溯，他们曾在这里开启了人生的崭新旅程，不久之后旅程结束，他们又返回原处。这种生命历程阐释了永恒的真正意义。最终，对约瑟夫和塞莉丝而言，人生的起点同样意味着死亡的终点，生命的黎明和死亡的黄昏恰好重叠。

这对动物学博士或许会被时间遗忘，可回忆会把他们从身下的沙丘中拯救出来，倘若时光倒流的话，他们依然是卧室的主人，一觉睡醒，从床上爬起来，理好衣服，开始面对崭新的一天。

3

下午 3:50

塞莉丝今年五十五岁，对于死亡，她还没到豁达面对的年龄，始终怀有恐惧之心。对她而言，那是为老迈不堪或神志失常的人设置的最终归宿。她的死亡，尽管很混乱，可还是来得太突然了，让她无暇害怕。她的最后一句话才刚说了一半（该不会是……），仅仅在五十秒后，她就咽气了。对死亡的恐惧，她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识到要去理解。对死亡的体验就在那一刹那，她平常夜里睡觉时，半梦半醒之间常梦到自己从高处摔下来，猛地一惊，这就是她临死前的感受。整个人气喘吁吁，感觉轻飘飘的，身体背叛了自己，无法动弹。她的心脏和肋骨相互碰撞着，躯体在不断抖动并弯成弓形，脑袋耷拉下来，她感到整个人都在向一个无限空间飞奔而去。仿佛是一位魔术师在施展魔法，熟悉的地球被蒸发得无影无踪，而正要进入的空

间却被装饰得绚烂夺目，无数光线笼罩着她，刺眼的光芒不断颤动，让她感到自己快要精神失常了。她的最后时刻是充满动感的、抽象的、纷乱的，就像一幅点彩画。

她的伤口巨大，可血流得并不多，说明她一受到攻击，心脏就停止了跳动。比起约瑟夫，她的头颅没那么硬（这一点，她早就知道了，她丈夫是个脾气乖戾、心烦意乱、胆小羞怯的男人，可他的脑壳却很结实）。当然，她的脑袋也没花岗岩硬，被砸过以后，头盖骨立刻凹陷下去，像是破了的贝壳。她的大脑一旦破裂，脑浆马上迸流出来，苍白、黏乎，像个蜂巢，而且是一公斤淌着蜂蜜的蜂巢，就好像有人用耕田用的铁锹铲去了树木表面薄薄的一层皮，使得隐藏在内的蜂巢暴露无遗。整个脑子都在淌血，脑浆四处飞溅。

贯穿她脸部和喉咙的巨大伤口切断了血液供应，突然失去了氧气和葡萄糖的供给，生命通道也受到挤压变了形，可她的大脑还是做了力所能及的补救工作。它沮丧地发出了信息，使她产生幻觉，看到无数的星辰。关于人死前的种种秘闻是正确的，多亏了大脑皮层的化学物质发生爆裂反应，她感到自己正向寥远的星空飞奔而去。

塞莉丝开始做强力呼吸，犹如暴风骤雨般地吸气和喘气，断断续续达到了顶峰。她的心脏和肺在疯狂地攫取仅剩的一点血液供应，突然，两个器官都失去了功能。它们已经抛弃了

她，出于绝望，无法再继续生存下去了。她的胸大肌已经忘记了如何伸缩和扩张，生理反射也没有了，她既不能把血咳出来，也无法把它咽回去。脑细胞的隔膜泵已经不起作用，刹那间，塞莉丝失去了自我控制，此刻，药物对她没有任何帮助，奇迹也不会在她身上发生，没有了呼吸，记忆也就烟消云散了。

可她的身体还是有许多仗要打，不过这些都是死后的生理反应罢了。这是一场缓慢的战争。暴露在她体外的细胞残骸为化学物质提供了相互厮杀的壕沟和堡垒。钙和水篡夺了原本属于血液和氧气的领地，导致她失去功能的大脑几乎立刻开始膨胀起来，挤裂了头盖骨，大量的脑浆和体液汹涌奔出，脑海深处储存的各种回忆、激情和意志淌满了她的围巾、她的夹克，还有身边的草丛。

整个过程还不到一分钟，她是幸运的。

和她相比，头颅坚硬的约瑟夫是不是更幸运呢？他几乎已经昏迷过去了（好像自己做了一个最不可思议的梦），他梦到天使般的伞兵医疗队乘着直升飞机来到他的身边，并火速把他抬上飞机，送到了医院，他的命是保住了，可意识还没有恢复过来。由于平时生活节奏过快，再加上饮食不当，又上了年纪，他的血压已经高得吓人了，可这一次的高血压完全是因为震惊。他的心脏极力挤压瓣膜，像一只正在孵化的蛾子，湿漉

漉的翅膀紧挨着液囊，不断悸动。他仍在呼吸，仍能体会到剧烈的疼痛和死亡的感受。他比塞莉丝多活了半个多小时。

起初，因为脑震荡，约瑟夫失去了知觉。他中枢神经内的灰白质只能代谢体内所需的一半葡萄糖，可他依然活着。他的肾还在代谢和清理体内细胞，他的胃还在消化早餐吃的芒果和奶酪蛋卷，以及二十分钟前吃的午餐，那个令人作呕的三明治。他的血液依然为各个组织器官提供营养，并运来白血球，在伤口上盖上层层伤疤。作为身体的一部分，他的骨髓仍在持续增加新细胞，这些新细胞和无数个旧细胞一起，穿越了它们暗无天日的时空隧道。日光下，他的瞳孔在扩大。尽管已经小便失禁，他的膀胱还在处理体内的废弃物。躺在沙丘上，他仍在呼吸着夏日海边的空气，浓烈且带有咸味。偶尔，他也会动一下腿或伸一下手指，他感到很暖和，因为有阳光照射而且血液包裹了他的全身，四处流淌且腥气浓重。那天早上，他没听塞莉丝的话擦防晒霜，现在，他裸露在外的肌肤被晒得黝黑发烫，尿液顺着大腿流了下来。

几分钟后，他居然奇迹般地苏醒过来，这是昏迷过后短暂的意识恢复，由于氧气的大量涌入，体内细胞急剧扩张和收缩，大脑就像柠檬汽水一样，砰地开了，里面的气泡一下子释放了压力，喷涌而出。他从未听过风刮得这么响，也从未注意身边的土地会有这么纷乱的气味，更不曾体会过体内的脉搏被